

论声音隐喻在诗歌中的运用

湖南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曹丽英*

摘要：一般认为隐喻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但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丰富。因此，在诗篇层面上探索隐喻的表现形式、基本类型及特点，有助于全面深入地揭示隐喻在诗篇中的美学功能。语言材料具有音响和意义两个方面。诗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多重的。声音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在诗歌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在探讨隐喻在诗歌文本中的运用时，我们必须重视声音隐喻这一特殊形式，从而实现全方位地对诗歌隐喻进行研究。

关键词：诗歌 隐喻 声音隐喻

华莱士·斯蒂文斯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澳尔特加·卡塞特（Ortega Y Gasset）说：“诗歌就是隐喻。”路易斯（C. Lewis）说，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诗歌中充满了隐喻，因而诗歌被称为“隐喻式语言”（束定芳，2000：120）。一个隐喻就是一首小诗，而一首长诗就是一个巨大的、连续的、持久的隐喻网络。凡是有诗的地方就有隐喻，诗歌离不开隐喻。隐喻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但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因此，在诗篇层面上探索诗歌隐喻的表现形式、基本类型和特点，有助于全面深入地揭示隐喻在诗篇中的美学功能。罗良功将英诗分为音乐系统、视觉系统和意义系统。相应地，隐喻在诗歌中同样表现在这三个系统中（罗良功，2002：1-104）。根据隐喻的表现形式，我们将诗歌隐喻分成音喻、形喻和意喻三种类型（曹丽英，2004：130）。本文主要从诗歌中音美效果的角度探讨声音隐喻在诗歌中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功能。

文字声音对于文学，犹如颜色、线条对于造型艺术，同是宝贵的媒介（朱光潜，1987：48）。语言系统观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律，它们都是音义结合的。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义是语言的意义内容”（王德春，1997：1）。音形义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语言的音美意美和形美，使人类语言具有美的特征。因此，语音应当是语言的第一属性。欣赏诗歌更应当从诗歌的音美、意美和形美去欣赏。“诗之形式美也和其声律、字句相关。所谓‘诗’实质是乐舞或乐歌的歌词。所谓声律实际上是指音乐和乐律”（陈应鸾，1996：171）。诗歌的韵律美具有抑扬顿挫的节奏美，韵调和谐统一，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悠扬悦耳，具有配乐可歌的可能性，从而使诗中的情思得到艺术的表现和传达。而诗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双面的（束定芳，2000：120）。诗源于音乐，诗的音乐性是诗的基本品质之一，也是诗歌恒久不衰的魅力之源。朱光潜说过：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美国诗人艾伦·坡也认为诗应该模仿音乐（罗良功，2002：1）。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诗性语言具有音美、意美、形美的特点，而且首先是音美，因为有的使用朗诵，以音美动人。因此，诗歌隐喻的研究必须研究声音隐喻。所谓声音隐喻是指诗人用声音产生美感，通过对声音的模拟，韵律的多变，节奏的强烈鲜明来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变化。声音隐喻包含拟声音喻、韵律音喻和节奏音喻。从共时角度来看，一切隐喻都具有相似的机体构造，即“主旨”（tenor）、“载体”（vehicle）和“依据”（ground）（张沛，2004：9）。在声音隐喻中，其主旨是诗人通过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心的情感（载体），载体是诗歌中模拟的各种声音或诗歌中所采用的韵律及节奏，而依据（或称为喻底）是声音和意义的类似处、结合点。

* 曹丽英（1972-），女，湘潭大学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通讯地址：湖南湘潭湖南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邮编：411104；电话：0732-8680240，13187322897；E-mail: lauraclly2003@yahoo.com.cn.

1. 拟声音喻

拟声音喻是指诗人利用某些特定的语音要素组合对人和事物的声音进行模仿，产生音义相互联想的语言组合，刺激人的听觉，唤醒读者有关声音的体验，使读者产生某种象征性的联想，使诗歌语言更加直观、形象和生动，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诗人通过运用拟声隐喻，将声音所代表的相应物投射到读者大脑，产生对此事物的相关联想，从而猜度出模仿之声音在诗中所隐含的寓意。声和声音象征的感官经验与情景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对读者产生多方位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增加作品的感染力。根据模拟对象的不同，拟声音喻可分为拟人声音音喻、拟动物声音音喻、拟事物声音音喻和拟机械声音隐喻等。

拟人声音音喻指诗人通过模拟人发出的声音，精心选择象声词，使之承载相关的形象意义，达到意义结合，增强艺术效果。如考利·西伯尔（Colley Cibber）创造的诗歌《盲孩》（*The Blind Boy*）的第四节中使用了象声词 *sigh*，该节诗是这样的：

With heavy sighs I often hear,
You mourn my hopeless woe;
But sure with patience I can bear,
A loss I ne'er can know.

诗人选择的象声词 *sigh*，模仿人们看到瞎眼的小男孩时既惊讶又无可奈何的长吁短叹声，不仅用词节简，模仿准确，而且对读者的听觉器官形成了强烈的刺激，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乔建华，2000：21）。此类拟声词还有很多，如 *giggle*（咯咯地笑），*groan*（呻吟），*whisper*（耳语声），*murmur*（呢喃）等。

拟动物声音音喻是诗歌音喻中最常见的一种。英语中模拟动物叫声的词在张培基的《声色词与翻译》一书中列举了四十多种。诗人们除了使用这些词，还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创造拟声词，构成新鲜的诗性隐喻。例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春之歌》（*Spring*）：

Spring

The Cuckoo then, on every tree,
Mocks married men: for thus sings he-
“Cuckoo;
Cuckoo, cuckoo”—O, word of fear,
Unpleasing to a married ear!

我们可以将这首诗的拟声音喻的实现过程用下面的图表体现出来：拟声：咕咚 声音来源：布谷鸟 布谷鸟的特点：把卵产在别的鸟巢 淫妇之夫：cuckold。诗歌艺术贵含蓄、朦胧，读者在理解该诗的拟声音喻时，就像是在解开一个谜。当谜底解开时，读者豁然开朗，与作者形成了对话与共识，这也正是读者的隐喻再创造以及隐喻在诗歌中美学功能的体现。

拟事物声音音喻是指诗人通过模拟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发出的声音，如“伐木丁丁……”中的“丁丁”模拟伐木的声音；“风萧萧兮易水寒”中的“萧萧”模拟风声等。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拟声可能隐含不同的寓意。如莎翁笔下的 *cuckoo* 与 Thomas Nashe 的诗歌“Spring”中的 *cuckoo* 的喻义就大相径庭。前者喻指 *cuckold*，意为淫妇之夫；而后者却与另外四个拟声词连用“Cuckoo, jug, jug, Pu - we, to - witta - woo!”，喻指一个万紫千红、百鸟争鸣的春天的到来。当然，同一首诗中，也可能同时出现拟人声音音喻、拟动物声音音喻和拟事物声音音喻，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多方位的感官刺激，以加强诗歌的感染力。

2. 韵律音喻

语音的韵律成分（prosodic features）包括重音、音长、停顿、语速、音高、音域等。这些成分也具有明显区别意义的功能，能直接表达语言发出者的情感态度，因而具有极强的表意功能和文体功能。英语诗歌正是充分利用这些韵律成分来构造其神奇美妙的音响世界（罗良功，2000：1-2）。韵律音喻指诗人利用

不同的韵律成分，构成不同的音素组合，模拟出或优美和谐、或刺耳难听的音响效果，来表达诗人的不同情感。如威尔弗莱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诗歌《为国捐躯，死而无憾》（Dulce Et Decrum Est）的第一节是这样的：

Bent double, like old beggars under sacks,
Knock-kneed, coughing like hags, we cursed through sludge,
Till on the hunting flares we turned our backs
And toward our distant rest began to trudge.
Men marched asleep. Many had lost their boots
But limped on, blood-shod. All went lame; all blind;
Drunk with fatigue; deaf even to the hoots
of tired, outstripped Five-Nines that dropped behind.

诗人大量运用停顿、跨行连续、头韵、谐音、斜韵以及行中韵，真实地模拟了战场上特有的嘈杂与混乱。在整篇诗歌中，诗人用杂乱的音韵和众多的爆破音形象地衬托了乱糟糟的战场背景和喧嚣的气氛，达到了语音与诗意的统一（乔建华，2000：21）。

3. 节奏音喻

节奏音喻是指诗人通过运用不同的语言节奏，来喻示其内心的情感节奏。有人说，诗的节奏来自诗人的内心世界。节奏是诗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艾伦·坡说诗是节奏创造的美。英诗的节奏来自于诗的格律和音步，而音步是格律的基本单位。音步的排列方式则构成英诗的格律（meter）。常见的英语诗歌格律有以下四种：抑扬格、扬抑格、扬抑抑格和抑抑扬格。诗歌的节奏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节奏的一种反映。它特别受到人们情感节奏的支配和制约。内在情感节奏决定着外在语言节奏，外在语言节奏反映出诗人的内在情感节奏。感情平静，诗的语言节奏就较为舒缓；感情激烈，诗的语言就会急促。感情产生抑扬变化，诗句的节奏也就随之变化。例如，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老虎》：

The Tyger

Tyger, ty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ea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这首诗主要由四音步诗行组成，大部分音步属于扬抑格，还有些扬扬格。诗行短，重音多，韵脚密，读起来铿锵有力（周永启，2003：174-177）。通过这一节奏所表现的雄浑气势，读者可以引发种种联想，与诗人产生共鸣，感觉到诗人通过节奏所表达的对“老虎”的惶惑与赞叹。

声音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在诗歌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在探讨隐喻在诗歌文本中的运用时，我们必须重视声音隐喻这一特殊的语言形式，从而实现全方位地理解和欣赏诗歌。

参考文献：

1. 陈应鸾. 诗味论[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6: 171.
2. 曹丽英. 论诗歌隐喻的基本类型及特点[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4 (6).
3. 罗良功. 英诗概论[M]. 武昌: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1-104.
4. 乔建华. 英语诗歌中的象声效果[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3).
5.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20.
6.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48.
7. 张 沛. 隐喻的生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
8. 周永启. 英诗 200 首赏译[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 174-177.
9. 王德春. 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1997: 1.

（责任编辑：朱志娟、周化、左燕红、李锋）